中西合璧 蒙汉情深 杜兆植先生交响诗《风雪·万里·家国》的音 乐本体分析

黄泽盛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DOI:10.32629/jief.v2i2.582

[摘 要] 杜兆植先生的交响诗《风雪·万里·家国》的主题取材于蒙族民歌,调性布局以民族调式为基础,曲式结构借鉴西方奏鸣曲的结构形式,配器与和声也极具民族特色。《风雪·万里·家国》体现了作曲家对蒙族人民的深厚情谊,对中、西方音乐文化和创作技法相互融合所做的有益尝试。

[关键词] 交响诗; 风雪·万里·家国; 音乐本体; 分析

中图分类号: J617.6 文献标识码: A

1 曲式结构

整部作品采用较自由的奏鸣曲式的结构形式,传统奏鸣曲式中的展开部被两个插部所替代。全曲由引子(1-13 小节);呈示部(14-121 小节主部、连接部、副部、小结尾);第一插部(122-150 小节);连接部(151-159 小节);第二插部(160-195 小节);连接部(196-206 小节);再现部(206-287 小节,主部、连接部、副部、连接部);尾声(288-365 小节,引入、结尾)组成。

2 全景分析

2.1 引子: 落日群山

这个部分是庄严的行板,节拍为 4/4 拍子, G 羽五声调式, 低音大提琴以持续的 G 音为基础上行小七度, 其它声部均以小七度旋律音程为核心。长号的声音若隐若现的出现, 大管、圆号、长笛都以小七度上行,重复主题核心音程。结合着定音鼓的滚奏, 人们的视野逐渐开阔, 群山仿佛呈现在眼前,这是作曲家对库尔勒地区第一印象的描绘。

2.2 主部: 回归决心

主部节拍为 6/8 拍子, 快板, 调性以 D 宫调式为中心不断转换。

定音鼓以八分音符强奏进入,乐曲在持续的一组 A 音之后,小提琴以弱起的八分音符迅速大跳并持续十拍,旋律坚定、有力、富有生机,经过持续音之后旋律短暂下行,又重回上方八度的 A 音,形成一个以 A 音为中心的主部主题。这种旋律走向与节奏特点贯穿于整个主部主题的所有变奏中。定音鼓停止后,低音大提琴与大提琴以定音鼓的节奏型继续进行着乐曲旋律,同时大管的特殊音色也加强了低音声部的力量,仿佛土尔扈特人回归的决心世世代代永不停息。

在对前一乐句进行模仿后,小提琴接替小号发展旋律,连续三次的迂回大跳之后再次停在#f上,情绪上比第一次陈述显得更加紧凑、更加激动、更加迫切。在小军鼓的快速八分音符的衔接下,旋律由长笛与双簧管奏出,这个起伏不大的旋律仅仅是一个短小铺垫,短笛随后奏出的小七度音程才是旋律的灵魂。在小提琴声部加入之后,乐曲由6/8拍子转至9/8与6/8相结合的混合拍子,突出了节奏之间的对比。以小七度为核心的模进下行,在前四后十六分音符的节奏下动力增强。整个主部围绕小七度音程,以一个富于动感、充满激情的旋律为核心,不断地模进、变奏,并使用音区的变换和不同的配器手法,完成了主部的旋律声部。

这个略显短小的主部,在和声上并没有考虑太多西方大小调和弦功能序进的原则,更多的是作曲家在长期的音乐实践中、在核心音调的基础上对各声部线条化的运用,而这种手法必然在纵向的结合上产生独特的音响效果。除了旋律声部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两条大的线条:其一为低音声部节奏型为主的线条,其二为中、高音声部和弦或琶音为主的衬托型线条。

2.3 连接部

乐队全奏嘎然而止,只剩下小提琴的独奏,节拍由 6/8 拍子转至 6/4 拍子与 4/4 拍子,调性由 E 宫五声音阶调式转到 C 宫七声音阶调式。旋律蜿蜒上行,在 A 音上停留两个小节,之后逐渐下行。这是一段委婉而富有民族特色的旋律,表现了土尔扈特人对故乡的思念。当乐曲转到 C 宫七声音阶调式时,弦乐、竖琴与木管以 A 音为核心的纵化性和声衬托着旋律的发展。

2.4 副部: "渥巴锡颂"

节拍为 4/4 拍子,调性布局为 G 徵、bB 徵、D 徵,旋律由民歌"渥巴锡颂"构成,民歌在不同的声部、不同的乐器、不同的音区上共重复四次。

民歌第一次陈述: G 徵五声音阶调式。小提琴与中提琴声部完整的呈示着渥巴锡颂的主题。大提琴与大管在中低音区演奏着另一条旋律,两条旋律线相呼应和着,形成复调。从乐曲的第四个乐节开始,双簧管、单簧管、圆号、长笛以复调的形式依次穿插进入,演绎乐曲。民歌第二次陈述: G 徵五声音阶调式。第一小提琴在提高八度后的中高音区重复着渥巴锡颂的主题; 低音大提琴、大提琴、中提琴与第二小提琴声部演奏着逐渐加厚的复调化的旋律; 木管和铜管声部只留下一个大管在衬托着低音大提琴与大提琴声部的旋律,一个简短的连接后,乐曲转到 bB 徵五声音阶调式。

以 bE 音为基础,竖琴在一小节的刮奏以后,进入了副部主题的第三次陈述,bB 徵五声音阶调式。本次陈述以五声纵合性和声为基础,长笛的长持续音; 双簧管、单簧管、大管、圆号及低音大提琴的全音符平稳进行; 竖琴的琶音进行; 小提琴的快速三连音的进行构成了四个层次,形成一个整体,如流水一般连绵不绝。在这如流水一般的和声背景的衬托下,中提琴与大提琴依旧完整的重复着渥巴锡颂的主题。

副部主题的第四次陈述: D 徵五声音阶调式,随着定音鼓的进入、力度渐强推至项点,随着大镲一声强奏,弦乐以合唱织体的方式再次在G大调上高唱着渥巴锡颂,"渥巴锡颂"的第一乐句之后,乐曲由#F 商调式开始,逐渐转到B宫调式、bA宫调式、G角调式,最后调式回到全曲的中心调式——徵调式。各个声部围绕全曲中心音A齐奏到达呈示部的小高潮。紧接着,大管、长号、大提琴和低音大提琴一直重复演奏主题旋律的第一个乐汇,在号角似的音响中乐队再次齐奏达到呈示部的高潮。

2.5 小结尾

散板,A 徵调式。在弦乐与定音鼓震音的衬托下,独奏的小提琴以一个性格鲜明的徵调式旋律,结束了乐曲的呈示部。

2.6 插部

乐曲用两段舞曲构成插部,这两段舞曲是作曲家模仿古老的土尔扈 特民间舞曲创作的,这表现土尔扈特人对故乡的怀念。

第一插部舞曲, 4/4 拍子, bE 徵调式、C 徵调式。

低音大提琴、大提琴与中提琴以简单的节奏型拨奏,短暂上行的分解和弦之后,开始了第一插部。这首深情的思乡舞曲由小提琴与大号、大管、长笛表现,间或竖琴的刮奏,仿佛土尔扈特人在怀念故乡的歌舞、追忆故乡的美好生活,乐曲洋溢着浓浓的思乡之情。乐曲简短的上扬之后,转到 C 徵调式,再次在弦乐上重复着舞曲。单簧管、双簧管、长笛演奏着均匀的八分音符,配合着竖琴模仿着潺潺流水。大提琴、中提琴、小提琴再次奏出舞曲的旋律,其间圆号不时响起一个复调旋律,仿佛人们听到的故乡的呼唤,乐曲经过七小节的扩展之后进入连接部。

第二插部舞曲,5/4 拍子,B 商、bD 宫、B 商。

与第一舞曲情绪不同,这是一首欢快的年轻人的舞曲,节拍运用蒙古族较少见的 5/4 拍子节奏。低音大提琴、大提琴与中提琴模仿蒙古族古老的乐器"托普修尔",拨奏着舞曲的节拍,引出小提琴欢快的舞蹈。在舞曲旋律上方,长笛和双簧管的衬腔与之交相呼应。这一主题由两个乐句(四个乐节)组成,每个乐句的前一乐节抒情,后一乐节跳跃、欢快。舞曲旋律在双簧管和长笛声部被扩展,同时全曲的核心音程"小七度"逐渐上行,通过等音转换,转入 bD 宫调式。在这个新的调性上,木管与竖琴三小节短暂的衔接后再次运用等音转换手法,由 bD 宫转入 B 商调式,再现这一欢快的舞曲。

2.7 连接部

4/4 拍子,散板,A 宫五声调式。长笛悠扬的旋律与弦乐声部半音化 线条的平稳进行使乐曲清新、宁静,表现了土尔扈特人对家乡美丽风景 的憧憬。

2.8 主部再现

4/4 拍子,快板,D 宫五声调式。作曲家完全再现了充满激情的主部 主题,之后是一个富有民族风情的连接部。

2.9 连接部

散板,bA 宫五声调式。旋律极富特色,是蒙古长调与古老的土尔扈特民歌相结合的产物,由低音大提琴与大提琴模仿马头琴音色演奏。在定音鼓的衬托下,竖琴流水般的琶音引出再现的副部主题。

2.10 副部再现

4/4 拍子, 乐曲以 A 徵五声调式开始, 经过 D 徵五声调式、C 徵五声

调式、调性回归至 A 徵五声调式。

副部再现,民歌第一次再现时,小提琴在 A 徵五声调式上演奏 "渥巴锡颂"的主题,同时低音大提琴、大提琴与中提琴组演奏一个复调旋律。第二次再现时,旋律仅由大提琴与中提琴在 D 徵五声调式上简短再现了"渥巴锡颂"的第一个乐汇,小提琴上行小七度(核心音程)后,又在 C 徵五声调式上模仿这一乐汇,紧随其后的是高八度的第三次模仿,这次模仿的乐器是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大管与小提琴。乐曲经层层发展之后,转回 D 徵五声调式。在这一个短短的乐句内,作曲家使用"移宫犯调"、"同宫犯调"、"紧接模仿"等方式逐步推动音乐的发展。

随着小号、长号、圆号吹出的三连音的出现,木管与弦乐声部再次 奏响"渥巴锡颂",主题音调在长号与大号推动下达到再现部发展的高潮。

2.11 尾声

再现部的高潮过后是一个较长的尾声,它一出现就选择了同一个七和弦作为起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木管声部的半音平行下行与弦乐声部的半音平行上行的结合产生风雪交加的听觉效果。这段旋律把平行和弦的半音化进行、复调化的旋律、持续的核心音 A 相结合,形成一种"不稳定"与"稳定"、"协和"与"不协和"对峙的音响平衡。

肆虐的暴风雪过后,土尔扈特人又开始了东归的征程。定音鼓持续的演奏着"D"与"A"两个音,小提琴再次响起"渥巴锡颂"的主题,旋律中满怀着土尔扈特人的希望与憧憬。旋律以越来越凝炼的形式不断模进、上行、层层推进。乐曲情绪随着圆号的加入渐渐激昂起来。圆号、小号的快速三连音,大号、大提琴、低音大提琴的三连音强奏以及小军鼓的滚奏把乐曲推向前进。又一次简短的暴风雪之后,乐曲进入尾声的最后一个段落,这个段落由三个层次组成:小号与长号演奏着"渥巴锡颂"的主题;定音鼓、大管、低音大提琴与大提琴共同保持着低音持续音;场地、双簧管、单簧管、小提琴与中提琴奏出持续三连音。调性在D宫调式与D羽调式之间交替,铜管乐器及打击乐器充分发挥了它们的特殊音色,勇敢坚强的土尔扈特人昂首阔步,迈着坚定而整齐的步伐,前进在返回家乡的路上。最后在辉煌的D宫五声调式上结束了全曲。

杜兆植先生半个世纪以来深深扎根于蒙族人民的沃土,创作了许多蒙族人民喜爱的音乐。他的交响诗《风雪·万里·家国》的主题取材于蒙族民歌,调性布局以民族调式为基础,曲式结构借鉴西方奏鸣曲的结构形式,配器与和声也极具民族特色。《风雪·万里·家国》体现了蒙族音乐对作曲家深刻的影响,体现了作曲家对蒙族人民的深深的爱,也体现了蒙汉两族人民深厚的情谊。

[参考文献]

[1] 柴纳. 简析音乐领域中的"本体"内涵[J]. 明日风尚,2020(14):97-98.

[2]史建梅.关注音乐本体 提高课堂实效[J].科普童话,2020(26):135. [3]胡婷婷.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在演奏艺术中的启示与运用思考[J]. 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20(02):30-39.

[4] 龙明琴. 浅谈初中音乐教育教学中的方法论[N]. 贵州民族报,2020-06-11(B03).

作者简介: 黄泽盛(1978-), 男, 汉族, 福建邵武人, 硕士, 讲师。研究方向: 作曲技术理论。